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義 黑松林三藏逢魔

卻說那大聖雖被唐僧趕，然猶思念感嘆不已，早望見東洋大海，道：「我不走此路者，已五百年矣！」只見那海水：煙波蕩蕩，巨浪悠悠。煙波蕩蕩接天河，巨浪悠悠通地脈。潮來洶湧，水浸灣環。潮來洶湧，猶如霹靂吼三春；水浸灣環，卻似狂風吹九夏。乘龍福老，往來必定皺眉行；跨鶴仙童，反覆果然憂慮過。近岸無村社，傍水少漁舟。浪捲千年雪，風生六月秋。野禽憑出沒，沙鳥任沉浮。眼前無釣客，耳畔只聞鷗。海底遊魚樂，天邊過雁愁。那行者將身一縱，跳過了東洋大海，早至花果山。按落雲頭，睜睛觀看，那山上花草俱無，煙霞盡絕；峰巖倒塌，林樹焦枯。你道怎麼這等？只因他闖了天宮，拿上界去，此山被顯聖二郎神率領那梅山七弟兄，放火燒壞了。這大聖倍加悽慘。有一篇敗山頹景的古風為證。古風云：

回顧仙山兩淚垂，對山悽慘更傷悲。
當時只道山無損，今日方知地有虧。
可恨二郎將我滅，堪嗔小聖把人欺。
行兇掘你先靈墓，無干破爾祖墳基。
滿天霞霧皆消蕩，遍地風雲盡散稀。
東嶺不聞斑虎嘯，西山那見白猿啼。
北谿狐兔無蹤跡，南谷獐_子沒影遺。
青石燒成千塊土，碧砂化作一堆泥。
洞外喬松皆倚倒，崖前翠柏盡稀少。
椿杉槐檜栗檀焦，桃李梅梨棗了。
柘絕桑無怎養蠶？柳稀竹少難棲鳥。
峰頭巧石化為塵，澗底泉乾都是草。
崖前土黑沒芝蘭，路畔泥紅藤薛攀。
往日飛禽飛那處？當時走獸走何山？
豹嫌蟒惡傾頹所，鶴避蛇回敗壞間。
想是日前行惡念，致令目下受艱難。

那大聖正當悲切，只聽得那芳草坡前，曼荊凹內，響一聲，跳出七八個小猴，一擁上前，圍住叩頭。高叫道：「大聖爺爺，今日來家了？」美猴王道：「你們因何不要不頑，一個個都潛蹤隱跡？我來多時了，不見你們形影，何也？」群猴聽說，一個個垂淚告道：「自大聖擒拿上界，我們被獵人之苦，著實難捱。怎禁他硬弩強弓，黃鷹劣犬，網扣槍鉤，故此各惜性命，不敢出頭頑耍，只是深潛洞府，遠避窩巢。饑去坡前偷草食，渴來澗下吸清泉。卻才聽得大聖爺爺聲音，特來接見，伏望扶持。」那大聖聞得此言，愈加悽慘。便問：「你們還有多少在此山上？」群猴道：「老者小者，只有千把。」大聖道：「我當時共有四萬七千群妖，如今都往那裡去了？」群猴道：「自從爺爺去後，這山被二郎菩薩點上火，燒殺了大半。我們蹲在井裡，鑽在澗內，藏於鐵板橋下，得了性命。及至火滅煙消出來時，又沒花果養贍，難以存活，別處又去了一半。我們這一半，捱苦的住在山中。這兩年，又被些打獵的搶了一半去也。」行者道：「他搶你去何幹？」群猴道：「說起這獵戶，可恨！他把我們中箭著槍的，中毒打死的，拿了去剝皮剔骨，醬煮醋蒸，油煎鹽炒，當做下飯食用。或有那遭網的，遇扣的，夾活兒拿去了，教他跳圈做戲，翻筋斗，豎蜻蜓，當街上節鐘播鼓，無所不為的頑耍。」

大聖聞此言，更分惱怒道：「洞中有甚麼人執事？」群妖道：「還有馬、流二元帥，崩、芭二將軍管著哩。」大聖道：「你們去報他知道，說我來了。」那些小妖，撞入門內報道：「大聖爺爺來家了。」那馬、流、奔、芭聞報，忙出門叩頭，迎接進洞。大聖坐在中間，群怪羅拜於前，啟道：「大聖爺爺，近聞得你得了性命，保唐僧往西天取經，如何不走西方，卻回本山？」大聖道：「小的們，你不知道，那唐三藏不識賢愚；我為他一路上捉怪擒魔，使盡了平生的手段，幾番家打殺妖精；他說我行兇作惡，不要我做徒弟，把我逐趕回來，寫立貶書為照，永不聽用了。」

眾猴鼓掌大笑道：「造化，造化。做甚麼和尚，且家來，帶攜我們耍子幾年罷。」叫：「快安排椰子酒來，與爺爺接風。」大聖道：「且莫飲酒，我問你那打獵的人，幾時來我山上一度？」馬、流道：「大聖，不論甚麼時度，他逐日家在這裡纏擾。」大聖道：「他怎麼今日不來？」馬、流道：「看待來耶。」大聖吩咐：「小的們，都出去把那山上燒酥了的碎石頭與我搬將起來堆著。或二三個一推，或五六個一堆堆著，我有用處。」那些小猴都是一窩峰，一個個亂搬了許多堆集。大聖看了，教：「小的們，都往洞內藏躲，讓老孫作法。」

那大聖上了山巔看處，只見那南半邊鞏鞏鼓響，噹噹鑼鳴，閃上有千餘人馬，都架著鷹犬，持著刀槍。猴王仔細看那些人來得兇險，好男子，真個驍勇。但見：

狐皮蓋肩頂，錦綺裹腰胸。
袋插狼牙箭，胯掛寶雕弓。
人似搜山虎，馬如跳澗龍。
成群引著犬，滿膀架其鷹。
荊筐擡火炮，帶定海東青。
粘竿百擔，兔叉有千根。
牛頭攔路網，閻王扣子繩。
一齊亂吆喝，散撒滿天星。

大聖見那些人佈上他的山來，心中大怒，手裡捻訣，口內念念有詞，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氣，呼的吹將去，便是一陣狂風。好風！但見：

揚塵播土，倒樹摧林。海浪如山聳，渾波萬疊侵。乾坤昏蕩蕩，日月暗沉沉。一陣搖松如虎嘯，忽然入竹似龍吟。萬竅怒號天噫氣，飛砂走石亂傷人。

大聖作起這大風，將那碎石，乘風亂飛亂舞。可憐把那些千餘人馬，一個個：

石打烏頭粉碎，沙飛海馬俱傷。人參官桂嶺前忙，血染朱砂地上。附子難歸故里，檳榔怎得還鄉。屍骸輕粉臥山場，紅娘子家中盼望。

詩曰：

人亡馬死怎歸家，野鬼孤魂亂似麻。
可憐抖擻英雄將，不辨賢愚血染沙。

大聖按落雲頭，鼓掌大笑道：「造化，造化。自從歸順唐僧，做了和尚，他每每勸我話道：『千日行善，善猶不足；一日行

惡，惡自有餘。」真有此話。我跟著他，打殺幾個妖精，他就怪我行兇。今日來家，卻結果了這許多獵戶。」叫：「小的們，出來！」那群猴狂風過去，聽得大聖呼喚，一個個跳將出來。大聖道：「你們去南山下，把那打死的獵戶衣服剝得來家，洗淨血跡，穿了遮寒；把死人的屍首都推在那萬丈深潭內；把死倒的馬拖將來，剝了皮，做靴穿，將肉醃著，慢慢的食用；把那些弓箭槍刀，與你們操演武藝；將那雜色旗號，收來我用。」群猴一個個領諾。

那大聖把旗拆洗，總門做一面雜彩花旗，上寫著「重修花果山，復整水簾洞，齊天大聖」四字。豎起杆子，將旗掛於洞外。逐日招魔聚獸，積草屯糧，不題「和尚」二字。他的人情又大，手段又高，便去四海龍王借些甘霖仙水，把山洗青了。前栽榆柳，後種松栢，桃李棗梅，無所不備。逍遙自在，樂業安居不題。

卻說唐僧聽信狡性，縱放心猿，攀鞍上馬。八戒前邊開路，沙僧挑著行李西行。過了白虎嶺，忽見一帶林坵，真個是藤攀葛繞，柏翠松青。三藏叫道：「徒弟呀，山路崎嶇，甚是難走，卻又松林叢簇，樹木森羅，切須仔細，恐有妖邪妖獸。」你看那馱子抖擻精神，叫沙僧帶著馬，他使釘鈿開路，領唐僧逕入松林之內。正行處，那長老兜住馬道：「八戒，我這一日其實饑了，那裡尋些齋飯我吃？」八戒道：「師父請下馬，在此等老豬去尋。」長老下了馬，沙僧歇了擔，取出鉢盂，遞與八戒。八戒道：「我也去。」長老問：「那裡去？」八戒道：「莫管，我這一去，鑽冰取火尋齋至，壓雪求油化飯來。」

你看他出了松林，往西行經□餘里，更不曾撞著一個人家，真是有狼虎無人煙的去處。那馱子走得辛苦，心內沉吟道：「當年行者在日，老和尚要的就有的；今日輪到我的身上，誠所謂『當家才知柴米價，養子方曉父娘恩』。公道沒去化處。」卻又走得瞌睡上來，思道：「我若就回去，對老和尚說沒處化齋，他也不信我走了這許多路。須是再多幌個時辰，才好去回話。也罷，也罷，且往這草科裡睡睡。」馱子就把頭拱在草裡睡下。當時也只說朦朧朧朧就起來，豈知走路辛苦的人，丟倒頭，只管齣齣睡起。

且不言八戒在此睡覺。卻說長老在那林間耳熱心跳，身心不安。急回叫沙僧道：「悟能去化齋，怎麼這早晚還不回？」沙僧道：「師父，你還不曉得哩。他見這西方人家齋僧的多，他肚子又大，他管你？直等他吃飽了才來哩。」三藏道：「正是呀，倘或他在那裡貪著吃齋，我們那裡會他？天色晚了，此間不是個住處，須要尋個下處方好哩。」沙僧道：「不打緊，師父，你且坐在這裡，等我去尋他來。」三藏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有齋沒齋罷了，只是尋下處要緊。」沙僧綽了寶杖，逕出松林來找八戒。

長老獨坐林中，□分悶倦，只得強打精神，跳將起來，把行李攢在一處，將馬拴在樹上。取下戴的斗笠，插了錫杖，整一整緇衣，徐步幽林，權為散悶。那長老看遍了野草山花，聽不得歸巢鳥噪。原來那林子內都是些草深路小的去處，只因他情思紊亂，卻走錯了。他一來也是要散散悶，二來也是要尋八戒、沙僧。不期他兩個走的是直西路，長老轉了一會，卻走向南邊去了。出得松林，忽擡頭，見那壁廂金光閃爍，彩氣騰騰。仔細看處，原來是一座寶塔，金頂放光。這是那西落的日色，映著那金頂放亮。他道：「我弟子卻沒緣法哩。自離東土，發願逢廟燒香，見佛拜佛，遇塔掃塔。那放光的不是座黃金寶塔？怎麼就不曾走那條路？塔下必有寺院，院內必有僧家，且等我走走。這行李、白馬，料此處無人行走，卻也無事。那裡若有方便處，待徒弟們來，一同借歇。」

噫！長老一時晦氣到了。你看他拽開步，竟至塔邊。但見那：

石崖高萬丈，山大接青霄。根連地厚，峰插天高。兩邊雜樹數千棵，前後藤纏百餘里。花映草梢風有影，水流雲竇月無根。倒木橫擔深澗，枯藤結掛光峰。石橋下，流滾滾清泉；臺座上，長明明白粉。遠觀一似三島天堂，近看有如蓬萊勝境。香松紫竹遶山溪，鴉鵲猿猴穿峻嶺。洞門外，有一來一往的走獸成行；樹林裡，有或出或入的飛禽作隊。青青香草秀，艷艷野花開。這所在分明是惡境，那長老晦氣撞將來。

那長老舉步進前，才來到塔門之下，只見一個斑竹簾兒掛在裡面。他破步入門，揭起來，往裡就進猛擡頭，見那石床上，側睡著一個妖魔。你道他怎生模樣：

青靛臉，白獠牙，一張大口呀呀。兩邊亂蓬蓬的鬚毛，卻都是些胭脂染色；三四紫巍巍的髭鬚，恍疑是那荔枝排芽。鸚嘴般的鼻兒拱拱，曙星樣的眼兒巴巴。兩個拳頭，和尙鉢盂模樣；二隻藍腳，懸崖檣樁模樣。斜披著淡黃袍帳，賽過那織錦袈裟。拿的一口刀，精光耀映；眠的一塊石，細潤無瑕。他也曾小妖排蟻陣，他也曾老怪坐蜂衙。你看他威風凜凜，大家吆喝，叫一聲爺。他也曾月作三人壺酌酒，他也曾風生兩腋盞傾茶。你看他神通浩浩，雲著下眼，遊遍天涯。荒林喧鳥雀，深莽宿龍蛇。仙子種田生白玉，道人伏火養丹砂。小小洞門，雖到不得那阿鼻地獄；楞楞妖怪，卻就是一個牛頭夜叉。

那長老看見他這般模樣，諛得打了一個倒退，遍體酥麻，兩腿酸軟，即忙的抽身便走。剛剛轉了一個身，那妖魔他的靈性著實是強，大撐開著一雙金睛鬼眼，叫聲：「小的們，你看門外是甚麼人？」一個小妖就伸頭望門外一看，看見是個光頭的長老，連忙跑將進去報道：「大王，外面是個和尚哩。團頭大面，兩耳垂肩；嫩刮刮的一身肉，細嬌嬌的一張皮；且是好個和尚。」那妖聞言，啊聲笑道：「這叫做個『蛇頭上蒼蠅，自來的衣食』。你眾小的們，疾忙趕上去，與我拿將來，我這裡重重有賞。」那些小妖就是一窩蜂，齊齊擁上。三藏見了，雖則是一心忙似箭，兩腳走如飛，終是心驚膽顫，腿軟腳麻；況且是山路崎嶇，林深日暮，步兒那裡移得動；被那些小妖平擡將去。正是：

龍遊淺水遭蝦戲，虎落平原被犬欺。

縱然好事多磨障，誰像唐僧西向時？

你看那眾小妖擡得長老，放在那竹簾兒外，歡歡喜喜報聲道：「大王，拿得和尚進來了。」那老妖他也偷眼瞧一瞧，只見三藏頭直上，貌堂堂，果然好一個和尚。他便心中想道：「這等好和尚，必是上方人物，不當小可的。若不個個威風，他怎肯服降哩？」陡然間，就狐假虎威，紅鬚倒豎，血髮朝天，眼睛迸裂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帶那和尚進來！」眾妖們大家響響的答應了一聲：「是！」就把三藏望裡面只一推。這是「既在矮檐下，怎敢不低頭。」三藏只得雙手合著，與他見個禮。那妖道：「你是那裡和尚？從那裡來？到那裡去？快快說明！」三藏道：「我本是唐朝僧人，奉大唐皇帝敕命，前往西方訪求經偈，經過貴山，特來塔下謁聖，不期驚動威嚴，望乞恕罪。待往西方取得經回東土，永註高名也。」那妖聞言，呵呵大笑道：「我說是上邦人物，果然是你。正要吃你哩，卻來的甚好，甚好，不然，卻不錯放過了？你該是我口內的食，自然要撞將來，就放也放不去，就走也走不脫！」叫小妖：「把那和尚拿去綁了。」果然那些小妖一擁上前，把個長老繩纏索綁，縛在那定魂樁上。

老妖持刀又問道：「和尚，你一行有幾個？終不然一人敢上西天？」三藏見他持刀，又老實說道：「大王，我有兩個徒弟，叫做豬八戒、沙和尚，都出松林化齋去了。還有一擔行李，一匹白馬，都在松林裡放著哩。」老妖道：「又造化了。兩個徒弟，連你三個，連馬四個，夠吃一頓了。」小妖道：「我們去捉他來。」老妖道：「不要出去，把前門關了。他兩個化齋來，一定尋師父吃；尋不著，一定尋著我們上。常言道：『上門的買賣好做。』且等慢慢的捉他。」眾小妖把前門閉了。

且不言三藏逢災。卻說那沙僧出林找八戒，直有□餘里遠近，不曾見個莊村。他卻站在高埠上正然觀看，只聽得草中有人言語，急使杖撥開深草看時，原來是馱子在裡面說夢話哩。被沙僧揪著耳朵，方叫醒了。道：「好馱子啊！師父教你化齋，許你在此睡覺的？」那馱子冒冒失失的醒來道：「兄弟，有甚時候了？」沙僧道：「快起來，師父說有齋沒齋也罷，教你我那裡尋下住處哩。」

馱子懵懵懂懂的托著鉢盂，拈著釘鈿，與沙僧逕直回來。到林中看時，不見了師父。沙僧埋怨道：「都是你這馱子化齋不來，必有妖精拿師父也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兄弟，莫要胡說。那林子裡是個清雅的去處，決然沒有妖精。想是老和尚坐不住，往那裡觀風去了。我們尋他去來。」二人只得牽馬挑擔，收拾了斗篷、錫杖，出松林尋找師父。

這一回，也是唐僧不該死。他兩個尋一會不見，忽見那正南下有金光閃閃，八戒道：「兄弟啊，有福的只是有福，你看師父往他家去了。那放光的是座寶塔，誰敢怠慢？一定要安排齋飯，留他在那裡受用。我們還不走動些，也趕上去吃些齋兒。」沙僧道：

「哥啊，定不得吉兇哩，我們且去看來。」

二人雄糾糾的到了門前：「呀！閉著門哩。」只見那門上橫安了一塊白玉石板，上鑄著六個大字：「碗子山波月洞」。沙僧道：「哥啊，這不是甚麼寺院，是一座妖精洞府也。我師父在這裡，也見不得哩。」八戒道：「兄弟莫怕。你且拴下馬匹，守著行李，待我問他的信看。」那馱子舉著鈚，上前高叫：「開門！開門！」那洞內有把門的小妖開了門忽見他兩個的模樣，急抽身，跑入裡面報道：「大王，買賣來了。」老妖道：「那裡買賣？」小妖道：「洞門外有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尚，與一個晦氣色的和尚，來叫門了。」老妖大喜道：「是豬八戒與沙僧尋將來也。噫，他也會尋哩，怎麼就尋到我這門上？既然嘴臉兇頑，卻莫要怠慢了他。」叫：「取披掛來。」小妖擡來，就結束了，綽刀在手，逕出門來。

卻說那八戒、沙僧在門前正等，只見妖魔來得兇險。你道他怎生打扮：

青臉紅鬚赤髮飄，黃金鎧甲亮光饒。
裹肚襯腰巨石帶，攀胸勒甲步雲條。
閑立山前風吼吼，悶遊海外浪滔滔。
一雙藍靛焦筋手，執定追魂取命刀。
要知此物名和姓，聲揚二字喚黃袍。

那黃袍老怪出得門來，便問：「你是那方和尚，在我門首吆喝？」八戒道：「我兒子，你不認得？我是你老爺。我是大唐差往西天去的。我師父是那御弟三藏。若在你家內，趁早送出來，省了我釘鈚築進去。」那怪笑道：「是是是，有一個唐僧在我家，我也不曾怠慢他，安排些人肉包兒與他吃哩。你們也進去吃一個兒，何如？」

這馱子認真就要進去。沙僧一把扯住道：「哥啊，他哄你哩，你幾時又吃人肉哩？」馱子卻才省悟，掣釘鈚，望妖怪劈臉就築；那怪物側身躲過，使鋼刀急架相迎。兩個都顯神通，縱雲頭，跳在空中廝殺。沙僧撇了行李、白馬，舉寶杖，急急幫攻。此時兩個狠和尚，一個潑妖魔，在雲端裡，這一場好殺。正是那：

杖起刀迎，鈚來刀架。一員魔將施威，兩個神僧顯化。九齒鈚真個英雄，降妖杖誠然兇咤。沒前後左右齊來，那黃袍公然不怕。你看他蘸鋼刀晃亮如銀，其實的那神通也為廣大。只殺得滿空中霧透雲迷，半山裡崖崩嶺咋。一個為聲名，怎肯干休；一個為師父，斷然不怕。

他三個在半空中往來來來，戰經數回，不分勝負。各因性命要緊，其實難解難分。

畢竟不知怎救唐僧，且聽下回分解。